

“雒越”之“雒”义新考

武忠定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雒越民族的族称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雒越, 又名骆越、貉越。关于“雒越”族称的起源, 历代学者众说纷纭, 但由于都没有找到其本义, 所以至今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将对雒越之“雒、骆、貉”等字的起由的各种观点作逐一分析, 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以冀能为研究中国南方古代民族史及东南亚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雒越; 雒田; 音译词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49(2012)02-0066-04

一、引言

雒越是百越的一个分支, 是人类史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 其创造的灿烂文化, 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 如今仍光照人间。在百越民族群体中, 雒越是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古代雒越民族主要分布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如吴凤斌(1982)、王民同(1984)、秦钦峙(1989)等学者认为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是直接由百越支系发展形成的, 是古代雒越人的后裔。王文光(1994)更进一步认为, 京族是以雒越为主体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吸收了周围的不同民族, 到十世纪以后才重新组合成的一个民族。^[1]笔者认为, 远古时期, 越南因为恰恰处在人类大迁移的丁字路口, 曾经是多来源成分的部落的居住之地。越南是多种文化交流的地方, 是孟-高棉语系土著人的古代生息地盘, 也是古代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汇聚之地, 历史上都不断接收从四面八方迁移过来的人, 在平原、三角洲地带、森林和山地定居下来, 并和当地的土著发生混血与融合, 这足以说明其多样, 或者多元性。现在, 不能简单地说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京族)就是雒越部落或者交趾人的后裔。京族是其先民在发展过程中, 以百越后裔雒越为主体, 同时也加入了南岛语系

印度尼西亚语族的占人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孟高棉人、少量汉族而形成的民族。所以, 在语言中有多种因素存在, 这便是语言学家难以确定其语言属系的原因所在。正因为雒越是京族的主体, 所以深入分析雒越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对了解京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极其重要, 其中应当从其名称“雒越”开始。

二、历来对“雒越”之“雒、骆、貉”等字的解释

“雒越”该族称自古以来便有不同的写法, 对不同的写法专家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见解,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说法:

(一) 图腾说

谷因先生认为, “骆”是整个越族的别称和前称, 之所以称“骆”, 是缘于对“骆马”的图腾崇拜。越人崇拜“骆马”, 故有“骆”或“骆越”之称。所谓“骆人”, 就是“以骆马(或亦有“雒马”)为图腾崇拜之人”, 或曰“以骆马作祭牲之人”。这是越人及其先民称“骆”的真正缘由。^[2]

当骆人东迁至北洛水时, 与东夷族杂居。东夷族主要是以鸟为图腾, 骆人也受到东夷族鸟图腾的影响, 由骆转为雒, 即由兽图腾演变为鸟图腾而逐步东夷化了。因此, 骆与雒可通用。交趾之雒, 乃洛水之雒人南迁所形成的, 已经是典型的鸟图腾崇拜。^[3]石钟健先生则更具体地考察“雒田”与“鸟田”之间的

收稿日期: 2012-03-07

作者简介: 武忠定(1976-), 男, 越南顺化人, 博士, 越南顺化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讲师, 研究方向: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比较语言学。

异同,并得出结论:《交州外域记》称为“雒田”,《越绝书》则称作“鸟田”,这当是同一传说的不同称法。在这里不论称作“鸟田”或称作“雒田”;又不论对这两个名词采取那种解释,其实它们所反映的乃是同一件事。“雒”《说文》释为“𪇔”;意为“小雁”。可见,“雒田”一词本身已经包涵着一个“鸟田”的传说在内。由于“雒”鸟助耕,所以雒越人民感怀此鸟,便把它奉为图腾,从而他们自称为“雒民”,而他们的首领便称为“雒王”、“雒将”等。^[4]

陈杰先生却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骆”。他认为,“骆”的本义应该是一个“竹”图腾部落。理由有三,一是语证:壮语“竹”读“骆”音。“竹”在壮语中为ruk,用汉字可以记音为“骆”。二是史证:“路人大竹”和“越骆之茵”。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茵”;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茵,竹笋。”三是实证:竹子是古代岭南人吃、穿、住、行、乐的重要材料。“骆”在语证、史证、实证上都与“竹”有关,这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骆”和“竹”的必然联系,就是说“骆”的原始语意应该是“竹”。更进一步说,早期的“骆”人应该是“竹”图腾部落。^[5]

另一种说法是“骆(雒)越”之为“骆”,取意于汉字,是一种隐喻反映了汉族对少数民族项髻风俗的直观印象。骆人项髻在中南半岛,其遗风可能一直沿续至中古,只是我们现在尚无更多的资料对这种风俗作更为深入的研究。^[6]

(二) 音译说

“路人”是史籍关于“骆”的最早记载。《逸周书·王会》提到“路人大竹”;晋孔晃注“路人,东南蛮,贡大竹。”“路人”和后来的“骆”有什么关系呢?清朝人朱右曾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对此注解:“路音近骆,疑即骆越。”“骆”自“路”音转出,是其一说。《逸周书》亦称《鬲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6] P125}

有不少学者认为“雒”与“铜鼓”有直接的关系。“骆”的中古音* lak 与侗台语中现代表示“釜”ra: k¹⁰和“蛤”ra: k⁷的语音形式很相似,所以汉记词“骆越”中的“骆”是记录了侗台语族铜鼓起源的“釜”和“蛤”的读音,时间大概是中古时代。“骆越”的意义也正如覃晓航先生(2009)所探讨的一样,这一族称指称了有着“铜鼓”典型文化的越人,即“铜鼓越人”。^[7]

另一种说法是从壮族地名来解释“骆”字。骆越的后裔壮族对山麓、岭脚地带,统称为“六”(壮音读lok)。“六”、“骆”二音近,壮人古时无文字,以汉字记音往往不够确切而难免有所走样,故“骆田”就是“六

田”,就是山麓岭脚间的田。岭南特别是广西左、右江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丘陵很多,不少田地是在山岭间辟成的。这种田壮语叫“那六”;照汉语言就是“六田”或“骆田”。正因如此,岭南地区以“六”或近“六”音的字如骆、洛、雒、罗、乐、龙、隆等字作地名的到处都有。可见,岭南地区多“骆(麓)田”,把垦食“骆田”的人称为“骆越”;以别于闽越、于越、滇越、南越等等,是很自然的。^[8]

刘瑞却认为,文献中存在的诸如“雒”、“骆”、“雒”等的写法或是因字形与“雄”近,或就是因音近等原因在传抄过程中从“雄”讹变而来。亦即,根据南越木简的发现,各字中正确写法的应为“雄”,因形近讹变为“雒”,再因音近从“雒”变为“骆”,或因形近从“雄”、“雒”、“骆”变为“貉”、“雒”。^[9]

至于“貉”这个名称则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著作《礼记》卷38:“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之焉,以和亲之。”其中的“貉”,在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中认为:“貉当为骆越人。骆越之貉,也可写为貉、雒。”但是一般来说把读音为“贺”的“貉”认同为“貉”的学者不太多。^{[5] P154}与其相反,越南的很多史书更倾向于使用“貉”字,例如《大越史记全书》(1272-1697)里都把“雒”字写成“貉”字,例如:“貉龙君”、“貉侯”、“貉将”、“貉路国”等。

一般说来,族称都能体现某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但“貉、雒、貉”等字的古今之义都不能体现骆越人的典型文化特征,那就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稻作文化。早在数千年前,骆越先民们就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的起源实际就是文明的起源,拥有一万多年历史的越南东山文化的辉煌发展是跟红河文明——水稻文明分不开的。这正好与《交州外域记》里所记载的“雒田”有很大的关系。

三、“雒田”之“雒”的含义

“雒越”的名称,与其耕“雒田”有关。在史籍《史记·索引·广州记》中记载:“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9] P75}这里的交趾,主要是指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地区。在史籍《广州记》中使用“貉”字,在《交州外域记》中又改用“雒”字。同一族名使用异形同音字,显然这两个字相通,并且意义也是一致的,说明骆越与“骆田”有关,而骆田又与“貉”有关。

那么,“雒田”有何意义呢?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认为:“古史《交州外域记》告诉我们:‘雒民’‘垦田’‘雒侯’‘食田’。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奴仆、奴婢,他们主要是在皇宫和贵族家庭里劳动。”“种植水稻与水利排灌工程是紧密相关的,古史记载‘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想要开垦红河、马河、蓝江等三角洲,如果没有治水的本领,如果不懂得团结、合作和简单的劳动分工,就不可能战胜洪水,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定居的农业生活的基础。”^[10]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在《安南史研究》(1916-1918)一书里写道:“昔,系指交州尚未设置郡县之时,此时这里由于潮水的涨落而形成所谓‘雒田’。居民耕种这些土地,并获得粮食。这便是被称之为‘雒田’的缘由。”^[11]在这里,马伯乐已开始注意到“水”这个元素,当然骆越人的稻作文化是离不开水的。那么,这些“雒”字的含义是否为“水”?

我认为,之所以雒越的“雒”字出现了那么多写法,是因为这是一个音译字。如上面所提到的“音译说”,古人也赞同它是从骆越人所读的* lak 音用汉字记音下来的,而且以汉字记音难免有所走样。“骆、雒”这些汉字的的上古音和中古音均为* lak,查询高本汉、李芳桂或者王力先生的研究成果都得出这个结论。而读音为* lak 的“水”是来源于孟-高棉语* dak 的。1912 年马伯乐在著名的文章《越南语历史语音学研究》里谈到越南语的系数问题也证明过除了属于台语的词汇外,越南语里的许多基本词是属于孟-高棉语的,其中跟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有关的词几乎都是来源于该语族,例如:水、雨、风、土、江、山、星星等。^[12]越南学者阮玉珊也证明过越南语里的 n c / n k³⁵ / (水)是来源于孟-高棉语的 nác / n k³⁵ / 的。^[13]Nác 是越南中北部地区的方言,该地区的方言至今仍然保留着古代越南语词汇的读法,是“研究和解释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支众多语言现象的重要参考语料”。^{[12]P135}在 n, l 不分的情况下(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至今仍然存在这种现象),nak 与 lak 的读音基本上是相同的,而 nak 的更早读音应该是 dak。

属于孟-高棉语族的越南一些少数民族对“水”的读音分别是:Stieng(斯丁族)daa;Bahnar(巴拿族)ddak;Sedang(色当族)ddak;M ng(芒族)dak;Ma(麻族)da;Khmer(高棉族)l? k。水各个时期的读

音应该是: - a- ak- Nác- N c- T k。^[14]

Ruth S. Wilson(1966: 207) 构拟出孟-高棉语诸语言对“水”的读音也是相当统一的:M ng 芒语: dák; Laven 老挝族: daak; Alak 老挝阿莱克族: daak; Kui 泰国魅族: dia?; Chrao 越南遮罗族: da?; Katu 越南戈都族: ? dak; M nong Biat 越南墨依族: dak; M nong Gar 越南墨依族: daak; Hre 越南赫耶族: diak; Bahnar 越南巴拿族: dak; Cua 戈族: ndak/ tak。

颜其香、周植志(1995: 130) 也拟出“水”的读音为: 孟语: dac; 高棉语: t k; 罗文语: daak; 比尔语: té k。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雒、骆、貉越”该族称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写法,是缘于“水”的音译词的。正因为“雒、骆、貉”等字之义为“水”,所以《交州外域记》里所记载的“雒田”意思应该是“水田”,而“雒民”就是“耕种水田的农民”,掌握了灌溉设备而管理并支配土地的首长就叫“雒将”。“貉越”就是“耕种水田的越人”,这种解释更符合“其田从潮水上下”之意。可见,所谓“雒田”则是“仰潮水上下”的水稻田。既然雒民们能够利用“潮水涨落”种植水稻,说明雒民们已经拥有排灌水利设施。这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无疑是一种很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反映了骆越先民们所创造的极其灿烂的稻作文明。骆越人的这一大贡献,与日月齐光。

参 考 文 献

- [1] 王文光. 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J]. 广西民族研究, 1994(3).
- [2] 谷因. 骆越之“骆”义何在[J]. 贵州民族研究, 1993(3).
- [3] 何光岳. 骆越的来源和迁徙[J]. 学术论坛, 1988(2).
- [4] 石钟健. 试论越与骆越同源(续)[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2(3).
- [5] 陈杰. 壮族先民“骆”义新解[J]. 广西社会科学, 2002(6).
- [6] 杨凌. “骆越”释名新议[J]. 贵州民族研究, 1989(3).
- [7] 尹巧云. 浅析汉记词“骆越”中的“骆”[J]. 汉字文化, 2010(6).
- [8] 廖国一. 论西欧、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J]. 民族研究, 1996(6).
- [9] 刘瑞.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J]. 民族研究, 2006(5).
- [10]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 越南历史(第一集)[M]. 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 [11] Henry Maspéro, Etudes d'histoire d'Annam [R]. BEFEO, XLIII, No. 3. P. 8-9.

- [12] Tr? n Trí D? i, Giáo trình l? ch s? ti? ng Vi? t (s? th? o) [M]. NXB ? H Qu? c gia Hà N? i, 2005. (陈智引, 越南语历史教程(初稿) [M].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80 页).
- [13] Nguy? n Ng? c San, Tìm hi? u ti? ng Vi? t l? ch s? [M]. NXB ?? i h? c S? ph? m TpHCM, 2003. (阮玉珊, 了解越南语历史 [M]. 越南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27 页).
- [14] Bình Nguyên L? c, Ngu? n g? c M? Lai c? a d? n t? c Vi? t Nam, NXB Lá B? i, Sài Gòn, 1975. (平元禄, 越南民族的马来根源 [M]. 棕榈叶出版社, 西贡 1975, 第 413 页).
- [15] Wilson, Ruth. 1966. "A comparison of Muong with some Mon - Khmer languages." In N. Zide (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203- 13. The Hague: Mouton.
- [16] 吴安其. 汉藏语同源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 [17] 颜其香, 周植志.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责任校对: 吴侃民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Luo” in “Luoyue”

Wu Zhongd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name of Luoyue ethnic group is one of main research topics in Baiyue civilization history. Luoyue is also called Heyue. From ancient times up to now,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ave offere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Luo” in “Luoyue” with no convincing and conclusive results, because nobody has found its primary meaning. This paper bases on various points of view about the origin of some words “Luo” in Luoyue to analyze and propose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respectivel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earch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 Luoyue; Luotian; transliterated word